農廬集 智

跋
答文
上樑文

墓表
墓誌
行狀

共五

農廬集卷之七目錄

跋

祭文

農廬集卷之七

跋

書儀禮後

周禮儀禮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作而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於夏殷而自爲一代之禮故曰周儀禮明備情文而兼有異代之禮故稱儀聖人復起則周禮或不能無損益而儀禮則必不可以損益矣是以子夏聖門高足而只依經作傳康成公彦漢之名儒而亦依經傳註說至唐魏徵增曽祖嫡子婦衆子婦兄弟妻及舅服後唐劉岳魏仁溥等增舅姑服有宋諸

賢亦不爲非至今行之然曾祖之不敢以兄弟之服
也子婦之衆嫡別也兄弟妻之推而遠之也舅姨之
內外異也舅姑之從服也俱是聖人精義微密之意
也今若好古者雖依本經爲服必不得罪於禮家矣
但卒哭受葛至家禮刪之豈以其纔葬旋葛有變殺
太遽之嫌而故緩之幷行於祥練之日也歟恨生晩
曠世不得執經質問於寒泉講道之席也

書方遜志集後

方先生以程朱之學倡韓歐之文以希文之志蹈文
山之節其文可以傾湫而倒海其氣可以撐天而拄

地閒其風者固莫不神竦色動咨嗟悲咽及讀其書
尤不禁膽掉氣激凛然若覩型範而挹風裁夫天旣
禀元精挺間氣生得一箇人於國初鴻朗之會宜其
翊贊謨猷煥至治於一代而顧乃殺身成仁十族湛
禍又豈不可恨也哉然其遺書中君學君職之篇成
化正俗之說釋統浚慮之論爲萬世人主之龜鑑則
先生之道固未甞不行也余借癡是書于隣友權周
甫書凡十二卷而讀數月未了被催還又數夜點燈
而畢其闒茸可媿也朱夫子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
讀之得徽宗實錄連夜看眼睛都疼得韓南澗集至

五叟盡卷古賢哲耽書好學之篤眞可師法矣遂幷書之以自警云

書昌黎集後

朱子曰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大抵文勝則質薄質薄則治衰然而茅茨變而爲刮楹明堂衣毛變而爲山龍藻黻瓦樽變而爲圭瓚犧象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文章於斯爲盛而文愈盛而治愈隆烏在其文盛而治衰也三代之文文而質唐之文文而已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此朱子所

以發慨於治衰而其亦爲蘇黃而發也今之世則文章衰矣其將復隆而躋之邃古耶是可以俟

書士喪記後

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以弭兵息亂之術太公云教之以繁文滋禮以持天下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其意大槩使行三年之喪庶幾生子小免得人多爲亂久喪厚葬可以破産免得人富以啓亂是皆無稽之說也喪禮之設已久矣易繫辭曰古者喪期無數蓋黃帝以前心喪終身而虞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三年之制堯時已有則久喪非

武王之所刱制也是必戰國時姦人智士僞造聖賢之言以濟其詭計曰聖人猶尙如是云爾玆豈非誣聖之甚者乎周時民俗忠厚親喪固所自盡則厚葬久喪有不待禮律如其節文則有周公士喪禮何嘗繁滋之有哉此無足待辨而明矣方讀士喪禮書其後云爾

題十六國春秋後

十六國春秋者後魏崔鴻所撰也司馬氏之亂五胡猾夏天下瓜分漢變爲趙而趙分前後燕入於秦復國而分南北秦有前後而別爲西秦涼亦有前後而

又別爲西南北并成與夏爲十六國蓋天下之大亂始於春秋繼以戰國極於五胡蓋自周室東遷王綱墜而正統無稽矣夫子爲是懼使子夏行求十四國寶書以行筆削之政是唯素王行之而唯云知我罪我則崔鴻何人以冗雜踳駁之見贅疣駢拇之筆敢擬其所不敢擬彼安知尊周之義也亦安知褒諱與奪微顯志晦之意也文中子作元經猶謂之聖門叛賊況崔鴻乎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是騾者元經是也夜郎人對漢使者曰夜郎何如漢大者十六國春秋是也舉不免僭竊之誅而但其書朴茂因本

史無甚裁節可以見諸國之實錄則要不可廢也歟

書河圖洛書後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則圖書而畫卦也至孔安國劉歆鄭康成輩俱以河圖屬之易洛書屬之洪範鄭則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七篇似未見圖書真面據緯書爲言然緯書非古也（緯書哀平間出）奚足据也圖書之理至宋始闡程子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朱子亦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漢儒近古而猶迷昧如彼則宋賢顧何從而得之歟豈其中秘後顯如孔壁古文者耶朱子却又云

易乃伏義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大禹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前後說自相矛盾抑何哉劉牧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義之世蓋牧之學出於希夷希夷傳种放放傳李漑漑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牧希夷爲易學之宗門其說必不謬矣牧則雖有紊亂圖書之失而或云牧特錯午言之以秘其術也此非獨牧爲然朱子亦云安知圖之非書書之非圖也此豈可以是而疵牧耶愚嘗曰河圖洛書名異而實同實同者圖書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也名異者圖十書九其指各有在也河圖以生數爲主洛書以奇數爲主河圖

主全洛書主變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然則圖書元非二致也元時有王禕者著洪範非洛書辨設七疑以辨之其說長雖難枚舉而其說得的有考證諸說異同愚何敢取舍而抑亦有見焉洛書卦畫奇耦之數也洪範帝王之大法也洪範不言卦畫五行稽疑特其九類之子目不可謂易之卦畫易繫舉洛書而不言九疇則書自書範自範與其信漢儒寧信箕子孔子耳雖然天下之理無非易也範不能囿易而易能囿範則雖謂之範之得於書亦可也

書禮記後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觧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獨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無士相見義劉原父補成一篇況漢儒之掇拾餘燼又豈無補成之篇乎禮記四十二篇卽漢儒所傳而率多傳會儀禮五十一篇之中其十七篇出於禮記餘三十四篇而其中卜筮篇又缺矣周公所制多逸而不傳其傳者亦難保無補成可勝惜哉昔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而當時儒者專門爲學都不暇講習古禮遂復散

逸先儒所謂聖經不亾於秦火而壞於漢儒者良以此也胡氏曰漢若以河閒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禮樂可興竊有感而書之戴經下方云爾

書虞註杜律後

杜氏爲詩無一字無來歷或引諸家雜書或因所經地名或用當時卽事故曰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不可以解杜詩今按天棘蔓食風香等句博覽者尚或知來歷而至若所經地名當時卽事之外若易解而實有指意者杜氏旣不自註虞氏何以知之今觀所解恐或有不然者其何能以此盡作者之意耶故

翁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
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
詩曰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
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此二詩
者莫知其所以作劉後村詩話曰放翁幼婚某氏頗
倦於學沈君督責之竟至仳離某氏別適某官放翁
晩年遊沈園感而賦之誠齋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
予祠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也後村之於
楊陸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尚可以無謬
而若虞氏之於杜詩旣無誦說之間而臆斷懸解未

必其無謬則其爲原詩之累豈尠乎哉

怪石記跋

聖人不言恠木恠水恠火恠土恠之說見於齊諧之志不足信也然石之怪則麟經有之曰霣石于宋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異也異者怪也怪而書亦春秋之義也剛州人朴君遇春以怪石記一軸示余曰是石也卽八世祖勿齋公始得於陶山之甥館而七世祖孤松公實傳之其事則夫子孫李博如記之石之貌金文叔誌詳焉余乃就其誌而記其異曰是亦石之怪也曷爲先言怪而後言石聞之則怪而察之則石

也瑰奇不適於器用而曷爲大賢畜之而孤松傳之
也此所以記異也物之顯晦以人不以物陳光澤之
竹石張以道之枯木怪石晦翁猶跋而傳後刻經退
陶所平章者宜與春秋隕石並顯於世而向後埋沒
始發於二百年之後豈石亦有遇不遇而顯晦之殊
時歟抑猶栗里之醉石沈埋於山荒林木之間待晦
翁而始闡也蓋聞孤松當丙丁時有淵明之操而秉
春秋之義觀其號可知也然今世無晦翁如吾叔寡
一言顧何足以增損於闡發也哉君其守孤松之志
折衷於朱退書會極乎麟經求所以趾先武而得心

傳則闡先之道在此不在彼云

書孝經後

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程子謂孝經之文有可疑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宜以武王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此與詩傳註相矛盾吾安所取衷哉孝經本註曰后稷爲周一代之始祖故冬至郊祀尊之以配天文王爲開國之首王故季秋祀上帝以配享於明堂以此說看之則文王雖終周世配祀亦可矣何疑乎成王之爲主也謹

書以識之

書程子論氣質之性後

董子春秋繁露云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又曰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伏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其說甚精詳可以破荀韓之謬見可以備孟氏之未備與程子氣質之說無以異然有宋諸儒之論性善者略無所證引盖繁露書頗蹖駮煩瑣其間不無明理之言而爲其所掩不能著明而然歟抑未及見之而然歟謹錄其說而表出之

書先後天圖後

太一肇判二儀分焉四象列焉八卦位焉理有定理象有定象方位亦有一定之方位而天之有先後之别何歟始於復姤終於夬剝先天之易也始于乾坤終于未濟後天之易也先天之以乾坤離坎居四正者取其純乎剛純乎柔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後天之以坎離震兌居四正者取其水火木金之正氣生民日用一之不可無也先天之乾上坤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其位固正矣而後天之變換方位者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之

所宅也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祇之所舍也離有向明
之象故自東而南代乾之位坎爲藏用之地故自西
而北代坤之位木與火爲侶故震進而代離金與水
爲朋故兌退而代坎一氣自東而南風而行之故巽
居東南地形自北而東泰岳最尊故艮居東北或曰
乾父道也父主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坤母道也
母主長養萬物之長養盛於西南坎艮震次於乾者
乾統三男長男用事也巽離兌夾乎坤者坤統三女
長女代母也愚之得於觀易而證之先儒氏之說者
如是而已其至精至賾有不可得以見焉且闕設來

天地定位自非智力所可迴斡伏羲後幾千年只以先天運用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文王始爲翻轉爲面顛倒化機自此後天用事如非翻轉顛倒則天地不位而萬物不育歟夫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先天縱後天橫體之不能無用亦猶用之不能無體先天之理後文王而猶存則後天之象自伏羲而已具特文王闡之耳其翻轉顛倒之機有爲中天圖以明之者然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書石鼓詩後

石鼓出於岐山縣其文卽宣王田獵詩而與車攻吉

日無異韓蘇諸公皆歌詩以張大之愚則謂汲冢周書楚冢考工記岐山石鼓皆不可凖信此詩果宣王中興時詩則聖人刪詩時何不采錄也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周敦其中刻云弡中原父遂以爲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弡伯遂以爲張伯乃張仲之兄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錄辨之云弡非張乃某字也石鼓安知非弡仲之敦乎恨無金石錄辨識也是爲識

書東文選後

勝國文章極壯浪有氣骨　聖朝中古諸家條暢有

格力不多讓於唐宋八家而錢牧齋皇華集跋曰東人文體平衍詞林諸公不惜貶調就之以寓柔遠之意故絶少瑰麗之詞今看牧齋集謂之瑰麗則可而謂之有格力則吾未之知也若專以瑰麗爲富則山海之經駕於禹貢莊列之書勝於語孟矣其可乎明太史陳仁錫選集明文竒賞而我東金黃岡上禮部二書亦在選中乃崔簡易高霽峰代撰也其評云東人不知宋文故有古氣此可以雪牧齋之誣也已

題壁上敬修義攘四字後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以此喩軍國之內修

外攘不內修而能外攘者未之有也是以晦翁以鄒
聖明四端爲寧社稷之功以闢異端爲扞邊境之勳
而今人則每患寇在其心以不能內修故也昔羅隱
從錢王巡錢塘見樓櫓之屬陽爲不曉而問曰此何
物錢曰此所以禦寇曰果爾則當移內施之盖諷以
寇在內也晦翁嘗以此警門人謹書之以自警云

書蠱巽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義後

先甲後甲之義蠱卦傳義只以終始釋之而巽卦傳
曰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巳爲中
過中則變故謂之庚本義庚更也變也先庚三日丁

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小註朱子曰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傳義旣如是不消更評而或云甲子戌申爲先甲甲午辰寅爲後甲庚午辰寅爲先庚庚子戌申爲後庚雲峰胡氏節初齊氏雙湖胡氏各有釋焉雲峯曰文王發先天於彖故取先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爲甲周公發後天於爻故取後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爲甲庚節初曰八卦震東爲甲兌西爲庚蠱互震而四居震中故言甲巽互兌而五居兌上故言庚十干戊己土餘八日爲萬物始終甲者始之始庚者終之始雙湖曰震居正甲之位巽艮居其後先蠱巽下艮上而三至五互震巽三爻恰在震甲之先艮三爻恰在震甲之後故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此三說說得皆通未知孰是豈或以傳義之釋猶有未盡而然耶今又

有一說焉蠱隨之三陰隨之三陽伏焉蠱初爻變大畜則內卦爲乾先甲也至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爲乾後甲也蠱之彖傳言先甲後甲曰天行也所以言甲者乾甲也巽震相伏所以言庚者震庚也又曰蠱隨反對以卦之全體得乾故言先甲後甲於卦辭也重巽伏震先庚也九五變則三至五又互震後庚也周公因蠱之乾甲記巽之震庚巽九五變爲巽之蠱蠱六五變爲蠱之巽庚甲相直蠱巽相入故特於五爻言之三日者三爻也此吾得於隱君子者其說精微安知非涪州箍桶之見也易理無窮有非一

人之見所可究竟仁者謂仁知者謂智此之謂也世有明易者其或見釆矣

題老子傳後

傳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曰盛德容貌若愚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當時周衰而禮壞其所謂禮者果如是而已乎聖人容貌之見於論語者曰溫良恭儉讓曰申申夭夭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今觀老子所戒其有一分近似乎使老子愚人也則聖人必無問禮之理

使聖人也則聖人能知聖人焉有以非理之說面侮聖人乎老子之說始見於莊子莊子書皆寓言也故史氏之傳莊周也曰作漁夫盜跖胠篋以詆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云云則老子亦畏累亢桑之類耳豈嘗有其人耶設有之卽守雌守玄退步柔伏之人豈有向人評品若是簡傲哉漢時有烏有无是公安處先生者馳騁於文苑太史氏亦以伎倆作一場滑稽耳奚足以考信哉混沌圖云初三皇時爲萬法天師中三皇時爲盤古先生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大成子軒轅

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者皆虛妄也書契前誰見而誰記之書契後則奚獨於混沌圖云云耶設老子自言之殆張懷素所謂嘗諫孔子誅正卯觀楚漢戰成皐者也嗚呼世之好誕也久矣

家傳叅同契跋

嗚呼我先人嘗得叅同契古文於山中人即萬曆間始出石函中秘笈也其次序與今文絶異字句或多異同蓋註解家諸賢所未嘗覩者豈其如孔壁古經中秘而後顯者歟抑汲冢之書猶未免疑信者耶以

今文讀之則重疊繁務固有錯簡之疑而道家語必不如是瀆也是書則經自經註自註補遺自補遺三家言各有段落而三四五言文體亦別至若徐氏後叙又今文所闕也先人乃依古文編成八篇合五千七百七十字次以晦翁註解次以南崔二公後識篇末列八卦納甲之圖六十卦一月分排之序而先人又自識之其歲則去丁巳仲秋而卽不肖生之年也舊甲重回手澤尚新風樹之痛內切於心而貧窘之感交集乎懷也竊惟念先人平日固未嘗留意於修煉而鼎中烏兎默運於觀易之日且於晦翁有昌歎

之嗜而晦翁云道家之抱一儒門之求放心其致一也先人一生學問專在於求放心實亦因此而托意於金丹也不肖失學荒墜心法始也勞形於馳走中焉役精於汎博晚始閉戶習靜而心猿意馬每患騰鶩雖欲強意按伏而政所謂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失者也乃取是書而讀之非欲運靈旗行火芝若道家之所爲也忘生循慾實有河南之戒收斂放心竊擬陳烈先生者也但文甚秘奧莫知孔竅至若金陽子註解語多恍惚未可摸捉雲陽子口訣稍近理而其作用之機又秘而不言豈其言之而人不察耶

然其所解者卽因今文之錯亂承訛襲謬難保其無違於本旨余乃依本註用雲陽謏其荒唐處略加刪節以便攷覽得無見誅於入藥鏡具眼耶從此塞兌垂簾回光内照則延命却期非敢望也而庶幾或少補於持養云爾焦國鄙夫絳縣逸民始居善原終獲安身處上瀜中仗不勞人天無一障秉圭垂紳

郭氏三綱錄跋

嗚呼此玄都郭氏三綱錄也不佞少嘗過玄都率禮之閭烏頭赤脚輝映一門者凡十二卽下馬瞻敬曰天之降衷均矣而是何郭氏之獨豊也人家覆闕者

或有之而是何一門之獨稠也迄今嘖嘖不已曰郭君孝根甫以其家寔溪公舜成警庵公鎮邦永慕堂公鎮守聾窩公沆忠孝事實暨其族節行可紀者無論古今與遠近編成一弓名曰三綱錄命余以叙之辭不獲乃盥手敬閱焉錄精忠者十有四篤孝者二十婦而烈者二十有二合爲五十七人而蒙棹楔之典者二十有五褒贈者五給復者九其外載邑誌著惇史而未蒙顯褒者又若干人頋向所見特五之一耳何其盛哉彼已褒已旌者無容更贅而若其義而敵愾忠而全節孝焉而至誠感物固有不多損於褒

奬諸公者而至今掩翳未得有以上徹 宸聽抑以古今之或殊而顯晦之有時歟凡係三綱者雖在匹夫匹婦之幽光潛蹟其所以撑宇宙而貫日月家國由是而維持民生由是而奠麗冠天屨地得以一日安於其間者卽三綱之力也是以朱先生之在漳也奏請劉价趙聿之之褒在潭也請衞士唐某之祠其著銘也尤致意於篤行趙公貞婦呂氏虞氏之蹟豈非以事關扶倫則主風教者所當先者乎然其所以揄揚者出於醇儒碩德立言者之言則其傳有足以悠遠而世叓無朱先生使他等閑人餙辭而賛之有

何輕重於不朽耶蓋將廣其傳以塗一世人耳目以待太史氏之采輯也則獻雖愚陋尚敢自比於閭巷輿人之誦云爾

春秋四傳後識

昔我先人精於春秋嘗曰聖人傳心之訣莫要於春秋士不通是經其瞻義理何哉獻乃退而讀春秋蓋嘗涉獵焉孤露後弓箕日無志業日退及此衰暮追記昔讀遺忘幾盡若未曾讀又況其三科九旨五始七等之奧有在於言外哉竊恐歸侍之日其無以藉手仰復而若又見古人如董仲舒嚴彭年何休范甯

呂大圭諸賢問以經傳義例將何以酬荅也乃於今
八月初復讀四傳十月晦始畢以二冊子隨手抄錄
取其斷例精要名之曰春秋精義用作案實以爲常
目之資竊惟念聖人之著經也九月而止筆胡文定
之著傳也做兩三年工夫以余鹵莽其何能三閱月
徧究耶要當范氏所謂沒身焉已矣然左氏豔而冨
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
也短三家之言俱出於孔門而釋例之或相矛盾何
歟公穀俱是子夏之門人西河講說傳習宜無異同
而公穀之說亦多相反何歟朱子謂胡氏剏而正淺

得筆削之旨今見胡傳特敷暢三家之說而其別立議論則或不免膠繞亦何歟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徐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郭公夏五猶曰傳疑況胡氏之生於千歲之後者獨得三家之未得歟令人之解春秋者絶尠獨抱疑團無地質問只待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如何耳

書家禮後

語類云温公儀間辭多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就中間行禮處分作四五段甚簡後被人竊去卽是

書之謂也先生丁祝令人憂乾道五年參酌古今成喪祭禮推之於冠昏甚簡易易行故命曰家禮而不及於邦禮然雖王侯無生而貴者故冠昏唯有士禮至若喪禮則王侯禮固與士不同而禮窮則同其同者有三終夜燎及乘人傳道而行是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則是書雖謂之邦禮未爲不可也而只云家禮者實文公撝謙之辭耳然家之稱豈獨士之家而已哉皇王家公侯家亦可以統之也夫

書自警篇後

朱子曰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飮一食皆有道理盡得這道理方可以拄天踏地不負此生若不盡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嗚呼小子汝空喫世人飯今五十七年矣將何時了債可懼也已

書資治通鑑後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温公遂急結末故唐五代多繁冗今看繁冗不但五代爲然全帙蓋多繁冗故通鑑既成之後又撮其精要別爲目錄三十卷又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

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其後胡文定始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而朱子猶病其記載之不强不能有以領其要矧余膚識淺見滅裂特甚何能領略其精要哉熟讀凡五六週而猶茫然不記可嘆其聰明之不及古人也已

題列仙傳後

不死之謂仙仙焉而猶死則奚足謂仙乎劉安有罪誅死丁令威溺死井中而并編列仙若謂尸解也則其身已死矣昇天化鶴之說何其妄也且漢世說安期生至唐不復見說唐時說鍾離權呂洞賓至宋又

不見說看得他養得分外壽考亦終久後散了自其不朽者觀之則仙說之傳後孰如孔曾思孟之與天地齊壽也吾必曰欲求神仙之術當究聖賢之書

書李司猛涕淚帖先人跋文後

不佞讀家稿至涕淚帖跋文未嘗不扼腕流涕今到龜城訪李氏家古蹟卽向所謂涕淚帖也念昔玄默之亂封豕荐食當時秉鉞纍印者皆奔竄不暇而司猛李公以遐鄉一儒投筆赴陣立慬邊境其臨戰數書瀝盡滿腹忠肝方當矢炮焱驚之際意思安閒字畫精詳蓋其一死之心先定於平日也一何其烈哉

且其長公夫招之辭句句腸斷讀之未半令人髮衝冠而涕橫臆也又何其悲哉今去壬辰餘二百祺經歷許多變故而赫蹄小草墨跡如新其子孫之至誠護持亦云賢矣昔羅一峯跋文山帖自謂一字一涕是帖之名以涕淚其亦以是也歟獻讀是帖已不禁釀涕而先人題跋亦在其下摩挲手澤感涕尤簌簌不已也謹抆涕識其末復次江左翁五詩以瀉彝天忠憤之衷云

書千歲曆後

曆法始諸軒轅備於堯時詳於周髀宜若無差忒而

春秋之經書日食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以其日月之行有歲差而司曆者之失於推測也至漢造太初曆盡合黃帝之舊而洛下閎猶云後當差一日六朝隋唐之際果復差李淳風乃作麟德曆又整洛下閎之謬及我 世宗朝始著千歲曆至今遵行庶無毫分之謬而今有謂今曆節候之差不啻一日私造憲曆以課農時豈其然乎己未南至日李尚書敦榮氏寄余以千歲曆考象觀易亦儒者之一事也謹書後以誌其始終且以訂或說之是非云

祭文

祭李鹿門墓文

嗚呼公其眞歿耶淮南小山史記明言其死而或云白日飛昇丁令威亦言溺井而或云化鶴而逝其眞死耶其眞不死耶抑所謂尸解於此而蟬蛻於彼耶念公平日所講習者叅同契也所修養者黃庭訣也以身爲鼎器以心爲丹頭調息乎乾坤坎離之候者已有年矣人咸期公以作仙而今其窆如而臯如者在彼故山之阿其亦尸解者耶只見尸解而不見其蟬蛻則親戚之相知相愛者安容不一哭而哀死也然吾將如何哭耶哭公之素積玄珠沉湮山澤則公

嘗膏肓泉石泥塗軒冕矣哭公之糠覈不繼飢餓以
殁則公嘗餐松餌朮簞臞山雌矣哭公之斜衾懸封
無異葬羸則公以天地爲槨萬物祖送矣然則吾將
哭公而不知所以爲哭也嗚呼公之入山也因樹爲
屋煑石爲糧烟雲爲氣候星月爲襟胷風籟調刁即
我之絲桐花鳥忻悅即我之隸僮氣逸乎湖海志邁
乎宇宙視世間熙熙穰穰利黠名癡迷而不返者殆
若醯甕之蠛蠓其行也高故與世相違其迹也奇故
與物寡合是所謂千里一曲也七里羊裘孤山梅樹
固不可律之以繩墨而所以警流循激頹靡者其功

不斟則天下不可無此人矣幸一有之而旋復失之此吾所以哭公也大雅之不作久矣聲轉喉而吟擁鼻者無非石鼎之蚓蠅而公乃刪繁音屏促節洪洪大聲宮沈羽振芝蘭束薪之詩渴飲飛泉之什是豈烟火人所可道者耶吾嘗賣針針師持布雷門欲效而不可得今則廟瑟徽斷天球響寂平生秀句名章舉皆辟漫牕塗蟲穿蠹蝕而存無一二此又吾所以哭公也雖然公之生也固已邁出於塵世公之歿也亦豈與衆人俱盡耶神氣綿綿其必爲翠篔靈芝古栢蒼松白雲紫霞瑞靄晴嵐常在鹿門竹嵋之間矣

又何必哭公之哀也尊靈不昧庶賜鑒臨

祭伯氏謹齋公文

嗚呼兄之云亾其夢耶真耶平生無疾恙年未盈五旬偶然一祟奄忽乘化此固傍人所不料而兄亦不自慮矣是以長逝之人臨終無一言以訣其真耶夢耶太中在堂兒孫繞膝以兄孝慈舍此焉往吾家自侯翁府君垂蔭旣厚綏祚不凉世享頤期人稱壽家我大人躬行仁義七十年慥慥無已求諸福善之天寧有逆理之慽兄亦受氣不薄攝養有素性情淡蕩器宇寬厚物無芥滯於胷心不忮忍於人人皆期之

以遐壽望之以遠到其將克昌我家聲克闡我先休
而終焉壽不免夭位止卽潛此何理也靜言思之職
由余罪積不悌獲戾于天使之永失長枕之歡而長
抱孔懷之悲也然天意亦未可曉也與其奪忠厚仁
善之兄曷若以多戾無狀之弟代之也若使弟死而
兄存猶可克承家業而頋今兄亾而弟在有何關係
門戶古之孝悌者於其已死之父兄或祝天而甦之
或誦經而起之晉之顔含開其死兄之棺果有生意
飮哺將護躬親侍養足不出戶十有三年誠之所到
理或有此而弟則冥頑不靈使無恙之兄選蝡觀化

於數夕之疾此其負罪幽明無以自贖者也嗚呼兄之除拜一命也束帶供劇雅非所樂而積仕祿養古有爲貧幼學壯行不仕無義是以晨昏離違之戀寒暑覊旅之苦有難堪遣而姑此黽勉以異日奉檄爲準矣黃粱未熟白鷄何促今雖殮以襚而戢之木殯于外而服之衰猶若怳惚思念若復宦遊京洛以是自慰者有之矣及夫春奴持帽服自京還則兄其眞亡云乎觸目陳迹萬事已矣今年仲春弟與阿姪歌鹿戾洛覲兄於類托則除却該司持被祠官差遣未嘗一步出類橋夜必兀然危坐誦太極圖說西銘朱

書數十篇聲音洪亮宛如鐘鼓三月旬間兄乃覲還
侍側怡愉含飴抱弄時或步趨階庭則兄居前二弟
次之兩兒居後交相勉戒繼以言笑是時榮衛敷腴
神氣舒泰豈意數旬之內遽有此境白首高堂反貽
西河之痛哀哀二侄終抱蓼莪之冤夢耶真耶兄何
忍爲此耶抑氣數所驅自有所不奈何者耶其將神
歸於天祈命於帝以兄未盡之年添北堂無疆之壽
以兄未艾之祿庇覆其子孫永振其家聲耶自兄之
逝夢寐之間時或相接而儀容每顰蹙而未舒心氣
若鬱結而未伸乍明乍暗倏往倏來雖幽明殊塗而

同氣無間何不如平日之日說盡心内事亹亹耶但願精靈常入於我夢而亦不願入於大人之夢以傷慈腸也佳城已卜靈輀已載兄其眞長逝矣攀轝長號此慟何極嗚呼哀哉

祭外舅杏左李公翼延外姑金氏改葬文

嗚呼公之棄世忽忽已十七年于玆而夫人下從亦已再穀燧矣小子以東廂舊客每切感舊之懷及聞衣履復出陽界且驚且慰載奔載瞻溫容淑儀旣遠而復邇薦皎精而神交願得顧眄馨澄心而肅聆庶蒙謦咳畢竟冥然曠然若近若夐悅兮惚兮乍明作

陰望之而靡覩郎之而靡聽嗟神達之莫攀憑玄和
而增愴嗚呼小子於夫人獲數十年眷愛之恩雖毫
芒之靡報尚儀範之或記而於公則僅四五歲寒暑
豈伊無命面提耳之誨針頂砭肌之戒而時余顓蒙
無能體念追惟泫然莫之能述唯蝌蚪法帖花草詩
畫郎公之餘事而寶藏巾笥時復展玩幽蘭馨菊巖
鬆酷烈則其幽貞之操似之禹迹籀枝瘦勁古奇則
其疎迃之容似之若乃淸真恬泊之味於墨抹蕉蓮
見之矣敦詩愛書之癖於所寫格語驗之矣摩挲興
想如接典型而才憖義之徒蒙郄公之詡識劣李漢

莫闡韓子之美杏西故宅傷心低徊枻南小築極目
惹感嗚呼已矣小子年未四十哭公祖子孫三世公
歿之前不必追提公歿之後則若兄若弟之喪若女
若孫之殀皆夫人所閱歷天胡忍斯至於此酷尸四
時蘋藻之薦者一孀婦而已承三世文獻之家者一
孤兒而已岌岌如大厦之將傾莫之能支惟昔碩德
元老簪笏纍印布濩朝列小子之所耳聞也頎容偉
器説詩説禮矜式鄉里小子之所目逮也式至今日
一何荒凉之若是惟盛衰之倚伏判泂泬其莫測今
茲舊緬新襄一室四竈前轝後紼出自江口東城古

木悲風鳴咽滿山秋草凄霜欲隕尊靈有知豈不慽
慽行矣哉從茲以往幽明永隔念往昔眷愛之厚抱
今日綿邈之懷一樽告訣萬事餘慟

祭徐仁伯文

禮在朋友不哭宿草嗟君之逝厥草再夭茲歲初秋
我始哭君鄰笛酒罏古人實云歸卧山寮蕭蕭裸月
秋葭飛花冬雲釀雪念昔從遊林園在彼于時朝曦
曙其光矣執子之手我家之庭溫溫玉友暨我弟兄
受經容丈肄業溪堂三旬共槧一燭分光鉤玄極圖
研精近思挈古御今談屑交馳君其如金我石斯砥

若蓬麻長如塤箎吹君其歸養我居深窮爾來廿載
別多會少惟此耿耿靈犀相燭不以通比不以遐隔
君有異質如璋斯實于以薦之可藉以繅君有良器
如鈏發硎君子珮之邪氣可屏克篤孝友藥翁之武
克敦詩禮近齋之矩豈才嗇命天理難諶煒彼良金
沙礫同沈猗猗芳蘭衆卉俱腓曰吾黨士如君者幾
在京三成在鄉兩徐亦我伯仲如塤之篪聽籟先逝
君又夭閼至于今夏家兄亦歿後死之悲俯仰寥廓
流水不復九原難作發彼塵箱君書筍束嘉爾良箴
曷我以德摩挲永嘆有淚沾臆哀我仁伯不可復覿

君有遺孤駒而汗血君有遺矩傳家舊物我卜厥後必熾而昌君其不死亦又何傷清綿以酹尚冀歆亮

祭亾室李氏文

嗚呼同居之親舂糧行幾日程亦必有多少說剌剌不已況孺人之行其將徃而不返矣豈容無一言以贈之乎其病未革也君不自料其至此旣革也余猶冀回甦恐傷其懷而未言也今乃以無文之至情狀難喻之極悲嗷嗷然號于前吾未必化者之有知設有知君之不解文字猶我之不曉諺書以君不解之文字說余無窮之懷緒庸何益乎雖然吾且自言而

自哀者舉皆君同經歷備相悉則靈心默會必有在於文字之外矣嗚呼余與君伉儷十四年于玆而雍容珮環樂有琴瑟之和者蓋無幾矣始相遇也余性氣未定粗暴乖僻小不如意動加譙責婢妾之所不堪多施於君如是者數年癸酉偏罰因毁致疾宛轉呌苦幾死僅甦非爲守制而不見面者三年及其憂吉則攜笭箵讀書蓮寺寄食白足傳信黃耳作窮禪客者又三年至于庚辰析箸于溪南蝸屋薄有田疇可耕可耘鷄鳴儆戒谷風黽勉尚可以盡輓鹿饁耕之懽而余踈迂不曉事日用家幹一埤委君以若柔

姿脆質內察井臼絣繴之職外總課農治圃之政熏
鼻蒿目萬般苦辛且多產弗育之女忽喪已童之男
弱腸寸斷此爲病祟繼有懷姙意欲移居九秋相宅
五夏入室綢繆牖户唯君計度迨玆雄嗚落地心頗
喜悅旋失掌珠病遂添顉寃乎惜哉祛徹奩帨依然
如昨而暫遊少別鴻爪駟隙十四年結髮之緣止斯
而已雖其間鳳舞鸞歌不勝珠翠龍駒鶴丁繞在膝
下青春訣別猶爲慘怛矧玆三分其年知室家之味
者纔得一分而一分之中開口而笑者又未十之一
棄此新搆之宇遺彼在抱之𥜥悠然而逝逝將何之

念昔甲乙之歲壬午之冬余不爲鬼錄者只隔一紙耳君乃晨朝嘗藥午夜煑粥病獲有瘳唯君誠力而今君一疾余不能起天耶人耶余其負之矣嗚呼夫婦居五倫之一而兼有君臣朋友之道故詩曰卬須我友易曰妻道也臣道也如君者以賢良之弼事昏庸之辟扶衰補弊鞠躬盡瘁以直諒之友盡責善之道切磨盍簪蔗免大咎而自哭君來耳絶箴規之音陰雨員輻將伯無助淵谷若隕繻袽伊誰矧玆操斗運升心同瓶鉢之禪推燥居濕躬作兒女之母窮酸餓醋摧腸腐心年未三十此何模樣今後雖斷絃復

續斛珠屢易而李獻吉結腸之恨永無可解之時矣

輀車當發言不可長行矣孺人往安爾宅百歲之後

釰合有時嗚呼慟哉

祭再從弟景休文

嗚呼景休昨余過君之廬誦衛哀過舊宅悲淚應心

零流塵集虛座病草旋前庭之句此陶靖節悲其從

弟仲德之詩也靖節之於仲德其相愛相仗未知如

何而其悲苦之意則實有洶於余之懷矣嗚呼景休

君其可死之身乎君死而君兩世之匕鬯誰其尸之

先叔父之文章行誼誰復繼之令妻弱子之伶俜無

依者誰其毗之同堂之冥行而暫踏者誰其相之君幼而警敏自入學之初句讀文義或及於老師之所不及如令擴而充之其成就未可量而早失怙恃又阨貧窶可謂失學矣然其發於詞章者跌宕豪爽若騁不介之馬于九阪之道不可得以駕馭又能點檢於心性之裏修飭於躬行之際內無纖毫之翳外無跬步之失其器量之弘襟期之淸志操之廉有足以大受我嘗評君之三從昆季曰玉也宜於燥而不宜於濕瑞也宜於濕而不宜於燥惟君則如木屐於燥濕俱宜朝騁燕享之席擊缽揮毫修辭賦詩君能爲

也軍旅誓命之時盾鼻磨墨倚馬草檄君能爲也展
君之才何用不藏而畢竟一無成名而顏氏短命王
弼無年嗚呼悲矣自君之歿以月則五易矣以年則
新舊換矣以節序則前之雪霜凄烈變而爲花爛春
城矣凡天地間林林葱葱者屈而復伸往而復返而
君胡一屈而不伸一往而不返今又將送之重壤幽
明一隔不可復覿嗚呼景休此其永訣也耶此其永
訣也耶柳柳州祭呂化光文曰止乎行乎爲星爲雲
以寓其神乎爲王爲璧以樓其魄乎豈復爲善人以
續其志乎吾於君亦云而尤致意於復爲善人君其

默聆也否乎嗚呼慟哉

哭長侄鉉文

嗚呼耳王去歲此日汝尚爲人今其幾何草宿于墓明日之日又復届至難淹者辰易陳者迹方今維夏百物舒暢秋剎之林柯葉繁茂冬索之條花實蕤蕤觸目景物與去歲無異而汝獨一往而不返豈昭朗之質皺而歸之其有處乎精英之氣凝而鍾焉其有物乎抑如呂化光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嗚呼丙申之變卽吾家百六之厄也汝泣血三年持制踰禮而讀禮之暇嘗自佔俾春蠶到死蠟燭成灰蓬桑之志

猶未已也前春歌鹿卽憂吉後初程而蓋將誠心感天僥倖科第祿養親廚追踪蘇黃也蓋將旣了一事專意家學繼志述事踵武鑑銓也不但汝自期如是父兄之望又不止此奈之何齊瑟未工荊璞終刖年踰三十一無所成疾祟於霞石之夜添劇於丹山之店到家幾日奄辭重堂寃乎慟哉使汝庸庸碌碌無名無譽守碓管庫諉之純愚青春折閱猶爲慟慟況照夜之珠忽墜於深淵汗血之駒遽蹶於脩途其爲寃惜尤當如何於汝乎又有深所痛惜者以汝才器早從事於此學則縱不得年尚或有著述可以不朽

而以門戶之故從事舉業如干時文之在巾笥者是可以傳後乎昔邢居實夭死而蘇子瞻題其稿曰此可以藉手以見古人朱先生取其秋風辭三疊附之楚辭之後此等藻詞其爲居實地可謂多矣而於汝乎奚足以藉手哉此向所以致意於呂化光復爲賢人續其志者也其然乎豈其然乎設其然樹環輪迴之理化者猶或自知而其前身親戚何以知之千瞽一相譬如水母之寄目一朝失蝦水母將奈化者已矣生者益寃苦矣嗚呼慟哉

祭外舅處士金公永儉文

嗚呼小子之出入公門恰滿二十載矣公不以色笑
爲情小子不以樸遬爲禮藹然悃愊常在於言辭之
外淡兮若水泊兮若醇而竊有矙於平日燕閒之間
者淳乎其性度也恬乎其襟期也愬愬乎其孝友之
隆摯也肫肫乎其資禀之愿慤也少而盡董生漁樵
之養老而極淮康枕被之樂落拓甚矣而自守之力
不爲勢利所撓困窶極矣而淸修之操不爲冷暖所
移此鄕隣之所共覩聞而其隱德細行人所不知者
則有不可得以枚陳昔劉歊之謂學者曰百行殊塗
而凖之四科德行爲首孝悌忠信倘不能然雖博聞

強識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吾於公所以心悅而誠服者亦以其德與行也頋今世級降而實行衰薄大道隱而彌文塗飾何不愸遺公作後生攷德之地而一崇徹㦡奄然逝而莫之追抑公之志尚高潔疇於人偶於天睽於今而合於古厭薄乎塵界之齷齪卑埤而超然解脫與大化同遊耶神遠冥邈幽明永隔俛仰躕躅薦一盃而訣千古尊靈不昧庶不嗔斤而滿引也

農廬集卷之七

農廬集卷之八目錄

祭文

上樑文

墓表

墓誌

行狀

農廬集卷之八

祭文

祭成尚書遂默文

嗚呼九鼎大呂不施炊爨而陳於郊廟以爲國器麒麟騶虞不以服箱而遊於苑囿咸稱嘉祥盛德之士潛功隱澤人不識其施爲而端笏立朝百辟動色及其歿也賢者慟惜不肖者咨嗟豈非以平日名行固有以厭服者耶公以大賢之裔生詩禮之庭德性純厚宇量宏深孝友根於天稟繩墨得於家傳持身矜莊處世恬雅靜重而有守寬和而有容吾儕小腹何

敢測知其萬一而見其儀聞其風者將謂其開物成務有陶鑄一世之功假之以年位彌高而德彌卲則邦家之光奚啻如鼎呂麟騶而爵不盈德名不暢實身騎箕尾欻然觀化朝廷失倚毗之望士林灑殄瘁之淚雖窮山僻巷村夫野老莫不失聲頓足涕淚而傷惜而况素所從遊心無獻子之家者乎且况從事法門家有朱張之契者乎嗚呼惟昔公聯棣三從遊我先君子之門曁我家伯周旋容文講劘乎濂洛義理之源公時英妙我甚癡敳而年敵趣同居聯槧而行并裾其所以交修互勉者有許大事業商量前頭

其後仲公棄世家伯亦歿同志同術之士已極零星而尚幸果翁傳習舊緒我公坐鎭頹波吾輩之冥行瞽蹈者蓋將有以息肩焉小子不天先人遽捐講席甫數歲而公又至此嗚呼斯民誰使之淑吾道誰使之續儒林誰與之倚後生誰仰而式若我之孤子愚惷疑將誰爲之質過將誰爲之箴警耶嗚呼伊昔不肖之在哀疚也公寄奠以誄之替書以唁之悼斯文之將墜勗緒業之復理及公有萬里之程臨行尺牘惆恤良摯滿箋諄複無非無忘舊要嗣守世好之意嗚呼公之以貴下賤蓋亦以其有取之者而我實空

踈畧公知鑒誓於未死之前策勵蹇鈍無墜家傳或可以不負公於冥漠而自顧無似亦不敢遽謂能爾也漬酒和淚瀝衷以奠尊靈炳朗庶能降格

祭三從弟仲五 會奎文

嗚呼人雖老而病而死於牖下懿親悲慟固應切切而況年纔不惑歿於巘傳復以左轂載以輀車蜀負呼其煩冤楚些招其遊蕩者乎君幼而孤且終鮮伶俜長成譬如顛木之蘖芽而莢而榦而枝僅僅成拱把昂昂有凌雲拂日之氣一夜風霜摧而折之是何理也君雖少而多病學而未成然其狷介峭亢之性

脩竹之不揉自直也瑰木之磊砢多節目也簇之可以爲箭斲之可以爲器用也嗚呼惜哉君胡至此吾族之淪落僑居未爲繁衍而比年來夭閼荐疊旣哭吾景休又哭吾賢從今年維夏又哭吾白眉林木秋實無論其靑黃纖碩一隕再隕三隕益稀其餘存者能幾何哉逝水不復脩夜不晹灑淚荒山悲無窮已

祭果齋成公文

嗚呼先生以精金之質溫玉之姿生大賢之家紹淵源之學存心乎戰兢臨履之工從事於克己復禮之語精思力踐敬義夾持觀於孝經發揮孟學類編可

知也畜德日新令聞闇章旋掐荐降謙光彌尊庶幾山林之日益永吾黨之依歸有地天喪斯文鱣堂忽閉敎鐸撤響瑤徽誰續嗚呼坡魯一脈百年相承素翁傳之先人先人傳之吾公有的其緒政如河南之龜山龜山之豫章豫章既歿無復延平嗟正學之日蕪悵後生之冥擿如小子非不擩染家庭荷先生俯就提撕之敎質本昏慵志多撓奪涒灘以後益復荒墜雖欲息黥補刖收拾桑榆之工而先生不待我何矜式先人遺稿將待門下手校而裒輯未卒至若狀行出於易簀前幾日字句增刪嘗許往復叅商而今

亦已矣大林之塋既封燕人之觀未遂漬綿緘辭寄
一慟於千里而已嗚呼慟哉

祭臨淵李公文

嗚呼先生以湖海一世之豪加淵冰兢業之工以璜
泒世祿之家勵閭巷苦行之操不知者以為泥塗軒
冕高尚其志知之者以爲簞瓢陋巷希顏之樂而簞
瓢非樂也所樂者自有存焉小子何敢蠡測而道與
志成理以學明蓋將紹百年不傳之緒淑人心扶世
教而時不可自做寧遯世不見知而无悶者也天不
祚斯文往年吾先子歿去年果齋翁觀化今年先生

又棄後學山樑既摧吾將安仰緘辭寄奠淚徹重泉

祭權參奉載鉦文

渼公九原淚尚未乾旋哭哀胤雙涕沈瀾抑在泉臺慈孝團欒俯仰冥邈疇可控摶論世考德自公先尊孝友家性詩禮是敦公克趾美是祖之孫材惟櫲樟器稱璵璠豈惟文華本之則存行蹈繩墨跟止焦原良金在礦百鍊而精瑟彼王壺貯以冰清凡人制行鮮矣中正通惟近愿狷必爲病剛或戛戛柔易脂韋我儀圖公行美德徽方不崖岸圓豈和光味如菽粟辣兼桂薑克嚴所守有寬其量哨哨者世不及雌黃

閭縻漙官一出而肅名場轉腳急流駐足歸臥林樊臞簞我菽珍篇在床明牕對越豈其標致自有肅括吾惟桐子空踈邋遢荷公不鄙收置末契如旨斯砭若鈍在礪灌以醍醐疏我痞滯芝薰俱化羹鐺獲嚌賢胤亦世克篤孝悌鳳毛鸞挺蘭芽瑜珥以吾無似遊公父子庶幾百年蛩蟨相恃凄彼喬林霜風震剝是翁是兒後先摧折俛仰今昔晨星搖落凡我鄉鄰復誰矜式每歲齊會文山之麓他日重遊那堪鄰笛公塋在彼想應冥感式遵規則勿替昌歇辦香樽酒披瀝心膽未語先涕欲哭而咽替兒以奠尚賜歆格

祭混沌先生文

守素子尸居坐忘窈窈冥冥忽見所謂混沌先生者五官不具七情未鑿無視無聽無意無智無歡無戚相對莫逆旣而渙然而離悄然而別是何得之之倏而失之之忽也昔混沌氏遇儵忽於中央鑿其竅七日而死抑其身死而其神至今未滅歟守素子遂躋廣漠之原以汙尊斟玄酒敬祭于混沌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禀無極之真先天地而生陰陽之所不能囿也萬物之所不能嬰也方其御極也無禮樂刑政不德而德不化而化其民于于與物無競也自先生

之殁而既鑿之竅鑿而復鑿至真之體遂無完膚矣機智日滋巧僞日興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降而戰國爾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噫孰使之然哉耳爲聽德之竅而淫聲亦入目爲視遠之竅而邪色或奪口爲出好之竅而戎亦興焉天下之亂皆從竅中出也竅可塡也先生可作也泰初亦可復也而末由也已矣嗚呼哀哉

哭再從侄鋁文

嗚呼東老汝真死耶抑夢耶夢而將覺耶待覺已四朔而終不覺矣恐將似夢似真若亡若存之身載之

輀車藏之厚土耶此其權厝也明春將復出陽界其或欠伸而覺若尸解者之還魂耶竊聞流沙之濆有還魂石東海之中有還魂樹疇能取之還我東老耶嗚呼先叔父德性文學乃翁之高才逸藝未少展於厥躬等泡漚之無迹是固宗族鄉黨之所嘗慟惜而至今籲寃而問天者汝以先叔父之德性有乃翁之後材汗血必騰於伏驥之櫪鵷鶵復奮於落鳳之坡吾以是望汝而人以是責天且吾同堂之親通者少冠不滿數十其中倚仗者無幾而有事乎文墨曰唯汝有事乎禮儀曰唯汝有事乎燥濕亦唯汝寄蝦目

于水母寓蛩足于駏驢不可一日無汝而汝忽至此顧此瞽而覺者萬事漭滄矧汝老母何令妻弱子何其得年於先叔僅三之一於乃翁亦少一矣兩世已屈之冤又屈於汝謂氣有屈伸則屈已久矣謂理有福善則汝何嘗爲不善乎方長之木雖樗櫟散材及其隕穫猶令人不勝凄惋況玉樹珠柯被人愛護者忽見摧折則人心之愕眙傷惜尤當如何耶嗚呼自甲午以後汝事我以父而我不能視之如子及余侍鑪之日汝能晝宵習勞袒括之夕汝又親執送終以盡汝之誠力而於汝之終則余不能親殮余其負之

矣余其負之矣嗚呼唯汝二穉蘭挺而玉抽碩果之
理其在斯其在斯而晨月坐曛又豈不悶悶乎恤恤
乎懣貺其遲乎嗚呼慟哉

祭李聖休晩億文

嗚呼謂天佑善公何嘗爲不善謂天不佑善善將不
可爲耶公善士也五十年善德善行宜其爲天之所
佑而顧乃窮之阨之摧之折之是果天之不佑善也
其何以爲善人勸韓子曰下民之好惡與彼懸柳柳
州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韓柳之時距今尚
矣猶有此矧玆過午之天乎嗚呼獻也固知善之當

爲而不能自強於善者也八朔貞疾宜其死已久矣而至今不死向所謂佑不肖者容亦無恠而王碎瓦全是豈瓦之幸也哉公之歿已一周歲矣迄未有殯門一慟非敢守喪不貳事之禮防也斂焉而拘於忌窆焉而泥於病今亦縷喘澌綴無以自力如不死則會當一洩於宿草矣先以不文之喪言漬綿寄哀嗚呼哀哉

祭柳内兄京老 箕鎮 改葬文

嗚呼兄與我睽離今幾年矣昔趙武曰死者可作吾誰與歸死者宜無復作之理而特傷今思古之言也

今公則作矣斧堂閉而重開甓珠沈而復耀吾所與
歸者非公而誰歟嗚呼惟公瑚璉其器也琬琰其德
也其心肝臟腑一一皆綺組縟繡吐而成錦繹而成
章出其十之五六可以鼓吹風雅發其八九可以黼
黻鴻猷若其閟惜而未出者吾不能測知矣然而一
無所試而鳳逝麟踣鄉黨親戚之至今傷惜當如何
哉一自設送九原人物益眇然矣真同日散元氣日
漓王彦伯所謂空曠者僂垢者韞蠢嗛閃者不容無
慨於斯世而後死者箴言緒論久絶心耳冥行聾路
倀倀然靡所止屆九原難作之嘆容有旣耶及此衣

屢復出陽界親戚奔赴者拭目而覩儀容若可覿也言語若可接也而旋復冥然邈然歸于夜臺竟不遂昔人與歸之願何哉嗚呼人世滄桑咽不能道而地下則有俱存無故之樂劒合鳳將之喜亦有古昔賢哲近代名碩自作一世界安知不反有愈於此世耶如吾孤露餘生弱喪而不知返者還可憾也嗚呼痛哉

祭徐穉王文

嗚呼兄以孤峭之性習詩禮之訓以堅貞之操篤孝恭之行遜志問學雅有受道之器既又與仁伯遊我

先君子之門而亦與我弟兄年同隊而志斷金極圖
之説寒泉之編進而問辨乎函筵退而切磨乎書塾
聯槧共床窮日夜而情益密于時我則擬兄以滄洲
之應仲兄則標我以劉家之平甫其所相與期勉者
殊不草草不幸仁伯有志而無年家兄從仕而夭閼
我則學之不力到老無成兄乃晚占黃甲鴻矯雲路
雖其脩短異致窮通殊塗其非素所自期則一也每
相對惋嘆怵兄既身列侍從出入臺省庶幾結軌綠
駬垂光璵璠而始也鵬搏終焉龍蟠英華秃落羽儀
摧殘成就得江湖一遯翁而已命耶時耶方今世態

鷄菱人情蠟梔晦胎者以無檢爲弘曠空冐囂者以泓噌爲雅量掞炭趨熱爭入煌煌之門而兄獨懷眞抱素翳景孤行烏得不困窮而幽滯也㦲嗚呼人皆以乖俗執拗爲兄氣質之病而旣不能與世桔槔和光同塵則孤峭者宜得乖俗之名堅貞者難免執拗之誚而今之執拗者卽古所謂操守也今之乖俗者卽古所謂狷介也若使古人觀之則必不以爲千里一曲矣然我嘗欽兄之繩墨而或慮過中兄亦憫我之流循而策勵不及雖烏頭已去桑楡旣晚而所以相敦而胥儆者唯是左右提挈收拾父師之遺矩兄今

已矣我將奈何斜月西沈晨星寥落瞽路冥壙踽踽獨行矣玉兄地下多古人矣猶勝於在世之踽凉乎嗚呼九秋分手把樽誦隱侯詩首章脈脈相看不勝悽惋噫此其永訣也吾輩相交非敢道義自儗而山水雲龍尚或無媿兄今入地我未脂車負負平素永嘆何極和淚漬綿瀝情寄辭兄靈有知尚賜歆顧

祭李尚書若愚文

嗚呼禮不云乎賤不誄貴獻奎山南一寒士也安敢誄當世達尊自犯僭越之誅哉然古之名卿碩儒凡繫星斗之望有關龍蛇之運者無論卑與賤知不知

容有致誄而哀之徐孺子之於黃太尉朴處士之於
尹先生是也㱿奎之愚豈敢擬古人而雅於公有先
契亦嘗藉鴻筆用賁隴阡又安敢自拘禮防不一洩
不憖之慟也哉然則其將何以哭吾公耶哭之以官
業也則非公之自居也哭之以文章也則亦公之餘
事也無已則只誦晦翁哭汪尚書所謂學貫九流而
不自以爲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爲榮道尊德備而
不自以爲得祭陳福公一段莫得以名繄公之至者
是庸哭公可乎公卽今世之汪陳而晦翁之言實影
貼來矣至若向來衛斯文一疏尤非汪陳之所及則

又引晦翁哭鄭尚書所謂啾喧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哭之復安容措一辭贅陳哉嗚呼大珪弘璧不合彈丸而陳於西序以爲國寶麒麟騶虞不以服籍而遊於聖代以爲禎祥公之在世潛功隱澤人不識其施爲而坐鎮雅俗輿望屬焉奚啻若寶玉嘉祥而一朝乘化騎尾而上昇朝廷失倚毗之重士林灑殄瘁之淚亦曁桐鄉舊民頌慕遺愛者莫不失聲頓足山哀而浦思則芻惟獻奠之抑有別於人者哉然而承公之訃而不能修容於其殯窆焉而無以聽役於司徒追後寄奠又有愧於古人磨鏡之吊獨以

瓣香雙燭一明此心尚何望尊靈之歆顧也哉嗚呼慟哉

上樑文

芍藥山寮上樑文

占境界於一山竊喜藏修之有所縛茅茨於數架聿覩詩屋之俱成雖曰起無地於樓臺除是別有天於慳秘恭惟我家大人賦性篤厚操履堅貞家學傳承允蹈省愆之矩師資啐琢交修海隱之堂擢黃甲於妙齡不在喫着之志讀朱書於徹夜窮探性理之原乃蒙君恩或從王事三刀發夢殷憂溪於黎元隻日

横經周旋久於形陛被繡衣於北海敢殫三千里王程翼璇風於東濵歴覽萬二峰仙境屬兹桑榆晚景恒存叢桂退心逐隊随羣元非晦翁所樂悼猛就懦每誦昌黎遺詩守拙模於生平難進易退聞大法於出處用行舍藏乃占菟裘之庄實在牛鳴之地流坎出震前臨柳溪之飛湍自西迤南背環葛山之奇秀置薄田於三逕蘭畹杞畦隔塵緣於一岡霞藏烟鎖兹分華山一牛聊搆王川數間屋可擡頭奚羨九層之樓閣室足容膝猶便一身之起居通八牕於南東翕受虛明之氣闢兩齋於左右畧倣敬義之規不斲

不雕苟完苟美聖世歸老偏淡雨露之涵平生愛閑
遂成琴書之趣塵世之夢想不到竹几蒲團山林之
經濟斯存泉甘石膩越瞻烟雲之四擁通稱芍藥之
一區只在山中匡廬之真面可見雖居潭上紫陽之
題扁遥稱秋晴松檜之林送青嵐而排闥霞起日月
之頂傾紫蓋而迴簷小子何知碩人之軸聞詩禮而
趨侍函命耳提陪巾几而逍遥神腴體泰婆娑野服
誰知金閨之身偃仰林樊彌重銀城之望豈不草堂
廣厦之思喜無雲山屋宇之多載舉脩樑恭陳短頌
抛樑東一輪朝旭入牕紅向陽敬展考亭集竹牖開

時瞰若裏拋樑南羅浮山色碧如藍豫章當日抱書入大義春秋研究覃拋樑西遙瞻金母閬風棲從君願乞靈丹粒絳雪玄霜滿鼎臍拋樑北衆星環處是宸極江湖亦有觚稜思夢繞蓬萊雲五色拋樑上一天明月懷中向懷中自有光明心俯仰遙空只一樣拋樑下山泉成瀑當階瀉爾來家世心尊周萬折滄溟流不舍伏願上樑之後溪山益窈風雨永除安窩先生也康濟於環堵栗里處士聊寄傲於倚牕焚銀魚於碧山永矢林下閱玉書於丹晨久視人間惟茲芍藥之扁楣井與桂屋而傳世

宗會所重建上樑文

初室祧廟之址亶出敦本而展親重建聚族之堂是
爲繼志而述事制仍其舊禮不忘初惟茲洞烟霞之
天卽吾祖邁軸之地竊伏惟念我氏以孝友家性敦
詩禮世傳鳳嵒之精靈有鐘肇基于晉蟬聯之簪紱
燀赫中葉在京當赤縣井邑之時感風泉於西顧就
白山乾淨之土儼喬梓於南來至今誦厚德之貽於
古禮始遷之祖大義自靖家稱崇禎之人表德扁楣
亭畱淮康之被遵太公葬西周之禮返幽堂於圻郊
體章齋愛考亭之遺寤求矢於林壑因成數百年基

業再來七八世雲仍喬木春深適會晦根之數燁藍田日暖玗見良玉之生烟農服先疇敢曰昔人之無聞士食舊德孰非祖宗之流光惟是骨肉之散居易致情意之或阻上治下治豈無氣脈之相連一傳再傳其如典型之寖遠五服既盡之後莫非袒免之親始祖未祧之前尚記廟庭之列昔在敦牂之歲始刱宗會之堂砥礪以聽可念夏侯之嘉諾擊鼓咸集略倣陸氏之義居常恐省埽之或踈交塋千里非爲貸財之取殖門契百年夫何架補之未遑遽見榱桷之將墜豈屋雖葺適當消息之時過棟既撓無奈本末

之弱自有主器或緩諸族之心何以綏宗尤惕胄孫之念誰疑齊堂之毀已我愛魯禮之猶存永念當日之始經實爲先也不遵若考之底法肯曰後乎要莫判渙之宗先宜收族玆因傾否之運亟圖改營矧惟先父兄之苦心亦曾門子侄之逮耳古亦有例太原追學錄之貽孰云無徵弇山著慶源之記考諸周禮非敢僭繼别之宗聞之程門亦云有祭始之訓勿謂攀羸而時絀盍亦遠慮而深思本是同根紫荊有枯菀之異曷不外禦常棣詠原濕之求流風昔醇而今澆宜念返朴之道家訓始嚴而終弛可無扶衰之方

追前人已成之規模起今日將頹之棟宇因弊廬之
舊礎秖惟堂室六間貸侯亭之贏財本是宮府一體
若作衞梓是謂樸斲之勤徹彼𨺗桑敢忽綢繆之戒
於焉課忠而責孝庶幾追遠而裕昆派以分大小之
宗即統尊無貳宮雖异南北之號然合族有時會花
樹而相敦庶兄弟之無遠攀戶牖而起敬幸瞻依之
在茲助舉脩樑聊騰短唱拋樑東大明終古旭朝紅
尊周當日陽秋義氣作撐空萬丈虹拋樑西星岑泉
石即幽棲至今誦慕春樅津愛亭號須看二字題拋
樑南鶴山蒼翠柳溪藍追惟二祖漁樵地養志親厨

供旨甘抛樑北俟巖幽絶有亭翼分明石面畱題銜
芳躅千秋永不泐抛樑上斉堂咫尺興追想吁嗟省
祖僉雲仍敢忘恩勤顧我養抛樑下桑梓一望滿四
野分付諸宗咸敬恭孰非吾祖子孫者伏願上樑之
後神鬼默護鳥鼠永除陶復篳藍聿追始基之祖衣
纓簪笏長會式好之兄名門之忠孝以成宜誌柳誡
同約之德業相勸敬聽藍規自是一本而分殊庶幾
百世而勿墜

松湖亭上樑文

藏修得古亭之基實無遠於居室題扁取後彫之義

蓋相近於秉心屋俱詩成境與人遇曰惟湖東處士由來山南古家遹追先徽直學齊奎章之選粤在中葉阿休履復介石之貞雖緣時運之升沈簪纓久絶亦有詩禮之繼述風韻猶存式至子孫之賢允蹈高曾之矩與世相棄縱潦倒而奚悲恨山不高屢遷徙而愈僻有若挺蘭立竹弄諸孫於膝前舍他耕田讀書無一事於林下睠兹眠鷺一壑實維抱犢淡山首艮尾坤潢池倒百里之勢由巽來震青壁立千仞之屏南峙日月之岡曜靈晃朗中開烟霞之洞灝氣真淳復有偃松在庭添以映湖成景磊砢屈曲雖云節目

之多清漣淪漪有如坎輪之伐貫四時而不改禮云有心涵萬象而空明記曰沉璧宜作考槃之邁軸盍起偃息之清齋三楹西南便暮年琴書之貯二室左右倣昔賢敬義之規風半間月半間箇中之光景無限菊一逕杞一逕閒裏之措置有餘今惟松湖之名亭實亦林庄之即事枕流洗耳雲牕聽幽泉之飛淙眄庭怡顏蒲團隨翠陰之移影蘭亭待人而彰頗覺山川之改觀竹樓自此不朽未必棟宇之斯革即見眼前之突兀可認心上之經綸去雕刪繁遠慕橧巢之大樸怡神養性終作泉石之膏肓纘同正燕翼之

謨肯堂肯搆念少尹鴻寘之志爰處爰居今於呼那
之辰可無奚斯之祝庸綴短曲助舉脩樑拋樑東竹
峰叢桂雲濵濠反招一曲琴徽按斯世無人識隱衷
拋樑南僧遷橫截水如藍未曾一步過江去圖面休
傳浪笑三拋樑西仙堂咫尺夕烟凄龍呼虎吸成金
液伏火燒來石鼎臍拋樑北巖灘七里滄波湜釣臺
指點問前塵題刻分明永不泐拋樑上少微明滅隱
青嶂休翁志士有誰知氣結星躔百世仰拋樑下淸
江一曲循除瀉網花莫遣隨流波只怕漁人向世說
伏願上樑之後江山益窈風雨永除傲雪淩霜勿剪

巢鶴之樹噓雲噴霧常聞蟄龍之吟貯一篇巖之遺金兒孫進詩書之業治數畝之老圃林泉饒經濟之資蒼頭引年終作仙於平地嘉遯叶筮永爲主於洞天

墓表

本生先妣淑夫人聞韶金氏墓表

先妣金氏聞韶其望也考諱國爕鶴峯文忠公之後妣安東權氏正弼女冲齋忠定公之裔也以 英廟甲申九月三日生我先妣于金溪里第幼性婉順慈惠寬厚正大罕言語不喜諧謔持身端重未嘗妄動二十歸于我先人先人姓姜諱必孝貫晉州舅諱植

姑眞城李氏時重親具慶同爨常餘數十而處尊卑
人無間言嘗歸寧値父疾革血指灌口得少延指有
刀痕而匿不示人善事公姑異粻宿肉常有進後之
儲奉祀事蘋藻虔潔及尊姑棄背代秉內事凡尊姑
舊政信若畫一事祖姑權氏甚敬謹每事必稟而後
行嫁歸弟妹粧奩甚豐備伯姑鄭孺人早孀無所歸
恆居親側事之如姑使其心安之若家祖舅後翁府
君好賓客輪蹄日旁午于門而供具洗腆絶訑訑色
隣婦有被大蟲之厄遺孩失哺入無有鞠之者先妣
取而乳之每夜獸警聲徹于壼而先妣不變哺養均

已子仁愛性也而其定力又丈夫之不如也常有普
慈之意而政不出閫故所施止於族黨姻戚賙貧病
卹婚賙恤無所靳育諸兒衣不帛羹不絮未嘗有呴
濡戀戀之態御婢僕以寬或親井臼以分其勞先人
好讀書家幹巨細一任中壼若絲麻之漚治胾羹之
燔飪灌園修碓整鬲管籥靡不親檢每天寒日炙手
龜未嘗少差口不知肥濃身不識綺紈三十年如一
日素患咳嗽晚成貞疾壬申冬添瓻越數朔捐世寔
純廟癸酉正月七日也陳衣前幾日口不能言指
畫作書告訣尊舅勉諸子以孝友仁家戒諸婦以克

持家道異宮諸親下至婢鬟亦皆有誠復誡諸子曰
汝輩雖喪居勿廢學業獨於先人無訣語曰會心會
心遂處置終事恬然無怛化意此又丈夫之所難也
墓直家南三里安東尺谷里申原生五男首末夫長
文奎奉事次運奎其季卽不肖獻奎進士出爲夫從
弟必魯後長房二男鉉銑進士次房二男鏶鐊三房
三男二女男鐳鎏鋧女權好淵進士徐五淳嗚呼先
妣祇婦職愼女則常以古賢媛自期故平生一言一
動鮮有不合於閨範宜其享大年膺萬籙以覆露其
子孫而小子不天不得永侍慈顏寃苦終天罔極罔

極始先妣之葬也以端人瘞誌後先人陞敦寧府都
正先妣從　贈淑夫人法當改誌而先人嘗撰誌故
乃畧記其族姓生卒及耳目所逮者萬於一表諸墓
左畱其草以寓梧棬之痛焉

亡室孺人延安李氏墓表

孺人姓曰李字曰甲嬌籍曰延安考曰翼延吏判請
僖公觀徵之玄孫妣曰豊山金氏相敏之女其生曰
正廟甲寅五月望日其卒曰　純廟甲申七月六
日得年曰三十有一其墓曰順興臥丹面小珠洞癸
原其夫曰晉山姜獻奎其舅曰承旨諱必魯其本生

舅曰都正諱必孝孺人貌厚而顯性莊靜慧婉嫺於
女則善女紅運針如神年十八歸于我事舅姑怡愉
承順盥饋烹飪靡不調適及析箸家甚貧無以紓朝
晡余又踈迂不曉俗事惟日對墳典論黃數墨而孺
人則筭粒計縷課蔬督耕自噉糠覈而食我以稻魚
自着短布而衣我以華美熏鼻蒿目鞠躬盡瘁而處
之夷然無懊恨色素患風眩常餌朮以自療然非甚
病組紃未嘗去手五夜篝燈必分光以佐讀書事夫
黨處先後務盡和敬御婢僕接里閈率推仁恕壬午
余雋司馬孺人曰士也有蓬桑之志是發軔伊始當

益自砥礪不可安於小成余性坦率不拘細行孺人
必正色諌曰女子在中壼人無見者猶自飭戒不敢
放倒而况丈夫位乎外言行滿天下寧可有擇言擇
行言雖微婉無異熱喝余乃悚然以畏友强輔處之
自孺人歿耳不聞箴規之音者三十年矣鬢髮星然
而志業未成尤悔山積而遷改難勇古人云一日無
伕無可過而不知孺人卽吾之伕無可也存歿之感
不惟伉儷已也乃略叙其平生劖諸石表之阡以飭
稚昧而示久遠孺人生二男三女唯一女適安東權
好淵進士有二男一女并幼余再聘有三男一女曰

鏐鎏鎤徐五淳

墓誌

先妣淑夫人全州柳氏墓誌

先妣姓柳字季珠籍全州考諱宗文大司諫正源孫妣延安李氏縣監萬容女以　正廟庚子八月二十七日生先妣于三山里第幼性柔婉耿介有女士之行十九歸于我先人先人姓姜諱必魯貫晉州舅諱穆進士姑聞韶金氏入門時姑已棄背六年矣尊舅幹外事祖姑權氏耄而眢內政茅屋蕭然饘粥不繼先妣能勤井臼敏組紃茹荼攻蓼十指瘒瘃解脫簪

珥甘旨無闕及先人擢第遊宦則鈴索管鑰萃于一身而綢繆拮据隨方策應其陪板輿在南邑也魚軒袿徽不以爲泰瓊米重肉不以爲甘唯以尊姑之不逮祿養爲至痛聞訟庭鞭扑響則輒愀然不樂曰血肉之軀被此毒楚有罪無罪俱可矜惻恆勉先人以閱實無枉知者謂雖以王氏之相夫無以尚之五考政績淸如冰蘗祿俸餘資無足以仁其家然親戚隣比之貧病婚喪於我乎取辦峙餱糧以待擧火貯絲枲以待贈遺架椸瓶罌蕩然無餘儲而無懊色壬辰先人自瀛舘出評臺一年比歸廬致意玆之誨寄書

請取道王京駕未稅而先妣以癸巳二月四日捐背奥二十日先人返次嗚呼寃哉此職由小子無狀獲戾神明不能使慈顏少延時日以貽此無窮之痛恨也以是年四月二十五日葬于鳳城東牙璋山負庚之原始以淑人書誌石而其後先人陞承旨從 贈淑夫人生一男三女一男女弗育以命取夫從兄海隱先生諱必孝第三子獻奎爲子卽不肖也女李敦稷李晚愼獻奎三男二女男鐕鎏鋧女權好淵進士徐五淳敦稷三男一女男重垕重明一男女幼晚愼四女幼嗚呼先妣早失孃鞠於爺習聞詩書中貞女

賢媛之事及移天律身嚴理家整奉尊章孝而敬事夫子和而諍訓子女慈而有規度也處娣姒遜而無相猶也御婢僕寬而惠不察察而明也珩璜琚瑀之行誠無媿乎古所稱德耀少君鍾郝家壼範世苟有握形管掌女史者其必有紀載傳後而今無聞焉姑且略叙其一二書諸石以誌其墓瞻望昊天寃苦罔極

外舅杏左李公墓誌

永嘉南十里燕谷之壬原卽杏左李公之藏也厥穴乳窩厥土硬潤山環水潮内敞外媚形家謂吉地宜

其爲仁人之宅也公諱翼延字尾叟貫延安高祖諱
觀徵號芹谷吏曹判書曾祖諱浹號東厓翊衛司侍
直祖諱萬寧考諱之洵以縣監諱萬宏之子入承宗
祊妣全州柳氏監役道源之女生公于 英廟壬午
九月三日卒 純宗乙亥三月二日始葬于桃山後
十八年改葬卽其親塋左岡而配金氏祔左公孝友
慈諒清峙簡亢寡言笑不妄動居家處鄉斬然以繩
墨自持爲文簡淡易直不屑餙竿牘争利眉睫間嘗
發解不利省闈遂不復應舉怡情於山水烟雲之間
於書臨眉翁篆蒼勁古奇酷肖東海碑於畫工花草

黃筌花木滕王蛺蝶無以踰也興到揮灑屛面以自
娛悅或繙閱古今文章墨跡神交而意會一切世間
炎凉利害得失寵辱舉無足以嬰諸懷始僑居于瓢
谷旣又撤還東城僦室于校宮之傍自號以杏左家
甚窮落而處之晏如蓋其恬泊之操修潔之行能人
所不能而人或不盡知者亦見公歛然自守不標致
以爲高也配豊山金氏相敏女有淑德懿行生先公
三年歿後公十一年生三男二女長彦儒次章儒入
承伯父後次商儒女姜獻奎進士洪煥奎彦儒二男
敬基鐘基章儒二男一女男錫基載基女幼商儒一

男復基姜一女權好淵進士洪五女權天浩李秉瑾

李 淵安 一幼嗚呼公之家世仕在京簪組蟬聯至東厓公始淪落嶠鄉其規模與土俗迥別踈於財利而篤於人倫淺於涉世而湥於自修非詩禮家文行之士則雖隣比絶不相過從是以世之和光同塵者訕以爲孤峭世之纎嗇計利者訾以爲踈迂而殊不知古之人不尚流循而尚孤峭不積齷齪而積踈迂也獻奎無似不足以贊公德善然念公三子俱逝諸孫年幼承公眷知公平生者獨獻奎在耳乃略叙其耳目所逮者用志券臺且以諗後之嗣事者

伯嫂令人聞韶金氏墓誌

大明山負坎之原即我伯兄嫂令人金氏之壙也上步武有曾祖妣權氏之墓祔其下實爲雷山遇妣之兆而從龜食也金氏籍聞韶父諱坤壽年十九笄歸于晉之姜即奉事諱文奎之室都正諱必孝之婦也我家本儒素淸貧脫粟粗布人所難堪而嫂氏能安之時重親在堂同爨常餘數十門內之洽繁且劇而嫂氏處之裕如茹荼攻蓼蓄旨御窮而異粻宿肉滫瀡無闕舅姑曰是善事我此嫂氏之爲賢婦也伯氏少有志行績火分光午夜誦讀燕私相儆有雞鳴雜

佩之戒及其宦遊也勉以靖恭無蘭錦旋圖之戀此嫂氏之爲令妻也柔兆閟凶之日心切下從而禮以裁情整理内政勗勵兒曹毋隊志業此嫂氏之爲母儀也屠維荐罰逆理憯毒而二孫穉齒不可以不鞠也吞聲茹痛搘拄桑海以至于著雍大枩而彌縫維持家不至旁落此嫂氏之爲大母也首尾六十年間吉凶懽戚倚伏相尋而惟嫂氏貞淑之德始終惟一今則兒孫承家幼曾滿室此嫂氏未艾之休也昔饒榦之母呂氏持守門户范仲黼之母王氏成就兒孫至若管夫人之路險若夷游夫人之模楷諸婦朱先

生幷爲之銘其墓而闡其幽况吾嫂氏兼此數美而亦有諸賢媛之所不及世若有晦翁者其必揄揚而傳後矣嫂氏生以閼逢執徐歿以著雍敦牂葬以屠維協洽姑洗月子鉉早卒次銑進士長房孫二濟渼次房孫三濬溵一幼曾孫六幷幼

再從侄鋁墓誌

鳳城東十里光大谷丑原崇四尺而睾窣者是吾從侄鋁之宅也君字東老姓姜貫晉廬墓窮山致虎護泉湧之異諱樓其曾祖也金沓王應以文章名於世諱必文其祖也儁才偉器眉目吾族而中途折閼至

令傷慟諱應奎其考也鞠育遺孤恩斯勤斯姓權而
父宅度其母也茹荼攻蓼志貞行苦姓徐而父有楨
其妻也君生以　純廟丁亥七月旬日卒于　當宁
甲寅五月十七其性仁善惠和孝友恭遜八歲失怙
來學於余聰敏好讀不煩敎督稍長念孤子無以自
立鑽礪名行規重矩疊兼治稼穡旁通庶務巨細燥
濕無入而不自得眞淳絶巧僞淵默寡言笑處門族
無子弟之過家貧親老不能博學而文詞夙就筆法
精玅弱翰油素翶翔騷壇不啻工鞶帨餙竿牘角藝
于公車蓋將紹家傳文獻期以遠大也但力不能掇

貧讀書性不樂知名當世故聲未驚爆人無有知者且不屑裁紅暈碧句耨字櫛或有端細而尾大始蚓而終龍余嘗戒之以不利場屋昔李鄴侯聞殘師梵唱先悽惋而後愉悅知其謫墜之人殆將隱矣君之文亦如是而余未之覺也得病纔二日而化寃乎惜哉君之禰若祖積學劬躬坎壈而終君乃伶俜長成譬如顚木之蘖芽而萎而蘇而成拱把昂昂有蔚日之姿忽爲風霜所摧折抑又何哉判棘繁而芝蘭萎跖蹻壽而顔氏夭衆萬之生莫非天也而民之好惡與彼相懸若君之有才無命夭促之至此亦理之所

不得不然者耶君有子甫十歲又來學於余四世碩
果將於斯乎責嗚呼悲夫

行狀

處士金公思爀行狀

公諱思爀字稺實姓金貫江陵以溟州郡王諱周元
爲始祖麗季有諱漢卿典醫副正退居溟之渭川八
世而有諱弘績濟用監奉事生諱世敏進士 贈掌
樂正號藏六始居于陟州高祖諱壽漢曾祖諱孝之
祖諱光弼考諱宗義進士號湖菴有文行咸果齋追
黙撰其碣妣三陟沈氏彥規女繼妣南陽洪氏聖基

女公以　正廟庚申十月一日生于鳳尾里第天禀孝順姿甚溫雅自髫齔未嘗有疾言遽色稍長受業於交軒崔公鍾遠聽穎好讀書不煩鈐鍵內襲庭訓外承師教德器混成文藝夙就年甫志學丁內憂哀毁過制大人公戒之曰吾今無恙何可過哀傷汝父懷也自是哭聲不及於親堂泣血而已其事親也秤薪而適溫凊視膳而供滫瀡養志養色先意承順弱冠入州學遜志敬業鑢礪名行同蘗年少者謔浪無節而獨整衣巾端坐讀書自若乃著學規以警怠慢又嘗坐夜有詩曰舜跖孶孶業相分此夜中其𥘉年

飭行已如此每讀書必要書與心相乳入心與理相浹洽其解文義不涉於高遠無拘於穿鑿叅互衆說發其歸趣爲文也含華珮實辭尚體要寧不越尺幅而亦不屑傭賃耳目以爲博室西榮步武地築書寮數架省定之暇與同堂諸昆季講業其中壁上揭范益謙座右銘程先生四勿箴東儒李龜川學䂓以爲常目循省之資村秀民後亦多觀感而興起焉大人公年旣耋患咳嗽揀醫愼藥調養無方及其疾革也齋沐祝天祈以身代嘗糞味灌指血如是者數其治命曰善事繼母卽起而敬諾以勿墜遺命之意血書

以納于殮中壤樹後淩意廬墓母夫人不許曰曠殯
而守墓於禮可乎且汝素多疾因毀添劇非所以勉
終孝也公重違母命不敢行然後家有診警出次墓
側躬執饋奠不避風雨閱屢朔而誠靡懈母夫人躬
往喩止之啜粥啖素迄于祥禫聞哀泣覩慽容者多
爲之垂淚倚廬中不貯雜書唯專意於備要問解四
禮撮要諸書及先儒文集論禮處集其要而補註於
文公家禮名之曰家禮增編一鄉有疑禮來問者必
考据諸家折衷以告之服既闋述先懿乞銘秉筆家
刻諸麗牲之石省楸歸路築望雲臺著記而寓哀焉

事繼母極孝定省奉養之勤出於至誠晨謁家廟灑掃廟庭有事出入必先啓告祭禮則遵先公定式而諱日必淨潔正寢齋有明衣禁烟竹止閑談祭時哀痛無異袒括生朝誦父母劬勞之句益倍悲愴不設酒肉至若日用調度不甚窘窒而賓祭之外每事儉約財不增殖費亦不濫蔬食弊衣危坐終日雖祁寒盛暑少無惰容或攤書雒誦發舒精神或默坐澄心涵養本原夙興夜寐存心乎六有之工言坊行表致力乎九思之訓座右書揭莊敬日強安肆日偸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十六字以戒逸豫又揭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十六字以警幽獨手書心經近思錄易學啓蒙易學圖說常置案上覃思鉤研先後天朞三百大衍之數無不通曉而乃曰人事之至近者有不能盡何必言高遠幽玅之理乎遂條陳四端七情人心道心之分以明心性情部界圖列立志涵養致知窮理力行之要以爲爲學之蹊徑其養氣箴曰人禀二氣本自浩然孟氏善養遂爲大賢厥初洪匀孰無此氣役乎血氣不免其餒其心性情賦曰性卽理而混然無形象而無臭先天地而有存非人物之所私堯何人而舜何均洪賦於厥初惟聖

謨而綴詞爰敢告于靈臺其自警箴曰體要端正氣要清肅神要精明理要平順其鞭辟近裏之工類如此人有勸公以遊學則曰素蔑學識何必釣名於世乎唯於經傳中極意鑽研則自有餘師矣卒乃贄謁于吾先子之門受近思十四篇先子亦詡其美質篤學歸而篤信師訓用工益專俯讀仰思濯舊來新謂朱子書乃義理之淵府學問之津涉肘案膝榻講究不撤寒牕竹几明燈夜讀讀聲琅琅然常聞於外終身所憂者唯在學業之不成而於世間名途利場泊如也教子姪先行義而後文藝訓門生緩舉業而急

經訓送子赴試以忘身忘親忘天三件事作箴以戒之聞人有嘉言善行則輒記其事實積成卷軸以爲子孫鑑名之曰記聞錄不言官政得失不評人品長短綏宗族以敦厚處鄉黨以和敬嘗作鄉飮鄉射親迎燕饗投壺之圖以示鄉人春秋釋菜之夕雖未進叅必修容靜坐量其撤籩而後就寢師門之喪以羣居之經服心喪以盡事一之誠先代之文蹟散迭者必裒集而藏之宗黨之屬䟽散居者必明譜系以統之墳墓之久遠者必圖形而傳之燔誌而埋之嫁女結褵之日敎以宜家之行娶婦入門之辰諭以範壼

之訓堂侄有早孤而無依者撫恤鞠育先於己子助昏娶築室以居之親戚隣里之貧者賙窮賻喪發槖無纖嗇意與人交淡如而敬久而無甘壞御僮僕寬而恕不罰而化之叱咤之聲不及於犬馬門前有小塘種荷養魚謂其子曰若奉祭療病則可釣可網而至於自奉則雖微物不可妄殺鴻鴈鳧鷺之屬人或有弋取而有生氣者必厚價而放之凡此雖細行踈節而亦足以見修身理家追遠敦宗慕聖尊師待人濟物之道也府伯某造門而問治民之道公曰生長海隅素昧識見然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修身二字

於安民之道最要矣鎭將某訪公詰良久歸語人曰
吾欲觀其恒居動靜屛徒御潛入則所見過於所聞
眞箇謹飭之士也鄕儒以德行純備具狀呈官公知
之遣其子止之曰何可以無似之人有此妄舉也是
徒增吾過耳然官雅敬公以公登剡者屢而竟不入
啓時論惜之以 當宁壬子十二月二十一日卒翌
年某月日葬于北坪之某原有文稿數卷藏于家名
曰鳳卯雜錄鳳卯卽其居也室江陵崔氏庭孝女有
懿範生二男二女男長敎永次敎年女長江陵崔庭
璧次昌寧曺秉健敎永二男二女敎年一男一女并

幼嗚呼不佞失此良友墓草已宿箴言緒論久絶於耳追思疇曩啟不禁存歿之感日公之弟周爀錄遺事命余以狀行碩余引分當辭而所不敢辭者以余之嘗受知於公而知公者又無如余詳也記昔公之來遊吾先子之門也素櫝玄珠蘊而不耀縱未能窺測涯涘而固謂其謹馴有志之士繼而余有海山之行竊聽輿人之言則無論識與不識咸稱金學者讚歎無異辭入其里有挾書之童視端而趨方知其有薰襲之力入其室整冠兀膝儼然而坐丌上展禮書及朱子書沈潛講究余與之論滯義數條多所啓發

因止宿書室鷄初喔見公盥漱整巾問寢覲廟而退危坐待朝盖用工於敬齋夙夜二箴中時分地頭而此其恒居節度也余乃歛然起敬結縞紵之交及余煢然在疚公環絰而爲之吊又辱與之往復論禮於是復知其好禮篤行之士今按遺事又益知其所未知儘可謂懷文抱質溫恭大雅之君子也嗚呼士生禮義之鄉豈無擩染於先進之門而風教澆漓學術紫蛙舉皆耗磨于公車帖括矇不知學問之爲何事况悉直故國海壖魚鹽之鄉古無達人賢士相爲傳授而公能奮起其中慕濂洛而尊坡魯摶心屛慮潮

流窮源非高明之見得於天分而邁往之勇卓然有立其何能自拔流俗獨造而不回哉雖然鼊社之珠與沙礫而同洗幽谷之蘭混薺麥而共茂才否一區之死無聲又重可悲也若其記德善以表後死者之責敢不自勉而言輕辭拙無足以備立言家之擇斯強顔耳

處士李公致禎行狀

公諱致禎字士興號明窩以我 太宗大王別子溫寧君諱裎爲始祖溫寧君無子以謹寧君諱襛第二子諱踵爲嗣曰牛山君牛山有六子曰龍城茂豐韓山

錦城花原靑陽俱有盛名值昏朝七父子幷枚士禍

中廟改玉昭雪而賜葬世所稱七公子者也韓山

諱挺號西湖主人歷信陽守諱淮别提諱敏縣監諱

成立至諱榮基號秋巒　贈承旨有厚德移居嶠外

是爲始基之祖是生諱時善號松月隱居求志博學

有文章爲時鴻匠所著書有荷華編周易駢枝詩傳

濫涂書傳叅評禮記集說歷代史選等編生諱瑾生

諱仁積生諱爽無子以從祖弟稟第二子諱斗顯爲

嗣潛德隱工有自省四十目是爲公之考出宫以前

載　璿譜出宫以後有碑誌妣義城金氏重瓚女安

東權氏鳳翊女公金氏出也以　正廟辛丑正月二
十日生于明洞里第幼聰穎絶倫受學不煩敎督出
語多驚人七歲丁母夫人憂時先公閉戶養閑家無
僕役公以髫齔之童掘拾枯枝以備秤薪暇則坐臥
一牛衣中繙閱經籍凡所寓目終身無遺長益汎博
羣書畧通大義與從兄懷葛軒致馨逸庵致迪金昆
王友講磨成章世稱楓井三君子爲鄉邦眉目公雅
不以求名爲意十日之業不甚劌目鉥心而零言斷
句人必傳誦但性恬規拙恥與流輩爭先累中解額
連蹇省闈孤露後四方之志益倦矣遂斂退林泉書

史自娯每歲春夏集村秀於社中考業比藝激厲奬
訓多所成就洞里有如干泉穀所以鳩集社人歲一
講信畧倣周禮讀法吕氏鄉約立長以統帥焉存其
贏應官役以紓民力卽松月先生規畫也施設百年
風澆法弛繼以大侵閭井蕭然公慨然以糾集爲己
任掌其政而矯其弊剔其蠧而節其費於是殿屎者
稍稍奠麗此其康濟之推及於人者也親塋在絶岸
而節時省掃到老必躬又與鄉鄰諸公結稧楸下以
盡守護之方晩暮志業唯在繼述荷華編佶倔聱牙
有難句讀蠧蝕鴉塗又多豕亥之謬而反復考訂印

而傳世史選書上自盤古下逮 皇明篇帙浩穰末易要領前輩諸公畧加丁乙而望洋而止公乃貫穿羅絡攷校增刪專精幾歲裒成三十五冊此其爲輿衛史學裨補世教抑亦盛矣以今 上癸丑二月七日考終于寢享年七十三葬于葛芳山下某坐原配咸昌金氏基聖女昌原黃氏綺漢女無子女以其弟致休之子錫璜爲嗣娶河陽許氏橒之女有一女三男皆幼嗚呼公吾先執也其幼少時事詳於家狀而中年以後則猥以弱翰油素從遊於文墨之間竊有所黙識而審諦者矣公資性溫良躬行孝友路秋巒

之遺矩承松翁之家學本之忠信文之詩禮其事親也愉色婉容先意承順其養有在於滫瀡之外其撫弟也長枕大被絶少分甘同爨六十年人無間言其在宗族也無遠近一如同堂門内之治恩常掩義而亦無不帥教者樂善好義見人有文行者則雖後一輩必折年而俯就之胷中不設畦畛口中不到雌黃虛夷坦蕩與物無競而秉心則狷介其爲詩也陶冶性情濙得溫柔敦厚之教其文也情深而旨明言近而意遠然平生著述家無存稿劉蛻之文塚唐皐之詩瓢玆豈非可恨者耶夫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師

友厚之至也公受業於族父谷村公聞川沙性理之學即湖門之緒餘也刪述歷代之史得以成書賢祖之肖孫也遵先公自省之目路矩履繩不敢踰越法家之拂士也所與遊者如權晶山李敬庵洪黙廬權茶山金乃谷曁我家松西企窩諸公若吾先人伯氏金蘭叶契山水齊徽亦可謂取友之端矣嗚呼以公淵博之識出而需世宜其主張壇墠鼓吹風雅如弘璧琬琰之在西序山罍著樽之列明堂而顧乃螢乾蠹老珠沉玉錮長灑志士之淚何哉迺在己丑秋公與金明遠曁吾伯氏會大明山庵二旬講律曆志及

律呂新書等篇獻奎銓村後生而兄之所往弟必隨之敢與之上下其議論已亥冬歷訪我先人一旬繙閱皇極經世書獻亦隅侍而叅聽奇文僻字棘句澀義叩之必應傾囊倒庋夜久燈灺就余作曲室徽言將絶復續或評唐宋諸大家或談歷代治亂郡國沿革纚纚可聽或發吾篋衍論文訂詩如其白地光錦裁作負販袴則隨手改線剔垢生新于時目光如電精神聳拔聽鷄而寢到今想來如隔晨事而遽成存歿之感矣日公之弟致休以公遺事一卷命余曰與吾兄遊者零落殆盡唯子在耳家狀雖甚疎畧其必

有家人所不及知而子獨知之者盍有以狀行焉獻也固不敢當而知公詳宜莫吾若也乃不敢辭叙次如右以俟當世知言之君子云爾

伯氏謹齋公家狀

公諱文奎字景晦姓姜貫晋州高句麗元帥諱以式爲始祖入 本朝世仕在京至八世祖禁府都事諱胤祖丁彔兆之難避世入太白山下遂爲永嘉人生諱恪號陶隱守義 皇明没身自靖後 贈吏曹叅議生諱鄰號省愆齋壽秩僉樞學有淵源隱居行義生諱再周 贈承旨生諱最一 贈叅判卽公之高

祖也曾祖諱瀞號俟翁壽秩同樞有厚德李尚書晚秀銘其墓祖諱植號太山布衣　正廟壬寅率多士訟斯文寃李相國相璜誌其隧父曰必孝翊衛司洗馬以經學師表儒林妣聞韶金氏國燦女文忠公誠一之後有德耀之行以戊申四月二十七日生公于法田里第公生有異質方面大耳濶眼踈眉天姿宏厚性度寛和自髫齔時咸稱大受之器讀小學至嘉言善行欿然自失必思齊焉讀史至賈疏董策必擊節感慨讀騷至天問卜居必三復流涕李青松勉齋見而奇之曰此兒器量弘曠其將爲儉歲之粱稷稍

長業公車而意想恬淡超然於得失之表反以求心近性理之書日誦數千百言壁上書揭伊川晏然一蠹之訓朱子不自棄文以自警勉又書敬敵千邪誠消萬僞八字爲常目之資家大人倡學東南京鄉士友多遊學於家塾公與之盍簪相觀而善以白鹿洞規及牛溪書室儀爲學程每夜烟停燭跋人皆就寢而公獨露坐誦七月大東之詩洪範無逸之書繼誦文章家數篇倣朱門人午前朮附湯午後清凉散之法自號以謹齋蓋取戎謹謹獨之義而自勉戰兢臨履之工也戊子登道剡已丑又登別剡壬辰 除禧

陵叅奉東帶供職雅非所樂而兩世不仕揆分兢惶
遂以親命出肅直宿惟虔巡省匪懈一日中官奉
命而至摘奸松楸若將生事公不少撓接之以禮而
已翌朝自來摧謝曰今見道學君子矣甲午陞義盈
庫奉事此劇司也朝夕供奉極其悤悴而公退則竟
日繙書危坐欽欽夜誦太極圖說西銘四勿箴敬齋
箴紫陽書幾篇日以爲常每以爲身處聲利海中不
以學問之力日淬月鍛則一開口一舉足便墮坑落
塹益自鑽厲名行振拔精神不屑諧世取容而低一
頭退一步不以賢知先人除却該司持被祠官差遣

未嘗一步出泮橋外而洛中名士大夫多屏折而相訪如成徵士近默承旨遂默鄭佐郎始容都事允容金都事鼎鉉申令錫疇金叅奉啓泳交契甚厚雖異趣者一見其面輒歎賞而交相薦樽僚寀相聚或有博奕諧謔而見公至則必屏之知舊子弟亦多師事之公施之以鈐鍵導之以規矩使知名利之外自有吾儒家門路每以仕宦奪志爲憂有歸養之志與金洛元鼎鉉次淵明歸去來賦以紓情焉至丙申三月歸覲四月十六日忽以微恙捐世享年四十九葬于英陽縣北首比山丁坐之原室聞韶金氏坤壽女有

女士行生五男一女三男一女不育男長鉉次銑長房二男次房二男并幼嗚呼公天禀固厚而擩染於家庭浸漬於經術所咀嚼者濂洛之書所嗣守者坡魯之緒以孝友忠信篤厚勤儉爲家謨以讀書明理省愆寡尤爲心法其居心也通明正大不容回互而斬然尺度自有不可犯者其褆躬也重厚莊嚴不爲桅蠟而氣味和順人自樂於趍附其制行也規重矩疊澡身浴德一以古人爲準則而日用常行皆從朴實頭做去其爲學也肅括弘深不涉於口耳記聞而刋落枝葉栽培根本事親則怡愉承順務悅其志誠

養有在於柔滑甘旨之外愛諸弟則因心之友溢於辭色而有過則必矢口警責不少假借處族姻則誠意懇到賙窮乏嘗有餘恵接物則率推仁恕絶無苛刻意敎賢愚貴賤咸得其歡心處事則安詳周遍必就平易處故隨事沛然無少窒疎於勢利而篤於好善淺於世味而深於自修平生活計專在於收斂冲挹敬謹畏約存中彪外表裏如一接其容温而栗知其有圭璋特達之德聽其言慈而詳知其有鸑鳳不鷙之仁若假之以年益盡其所未盡益至其所未至則期擬將來將大有事在而竟止於斯命也夫訃

聞之日京鄉儒紳莫不咨嗟嘆惜成徵士千里漬綿
其文曰嶷然立莊嶽間人知爲先生之子皂隷有所
畏僚類不敢侮又曰蹈方入圓美兼文質智足以辦
事量足以鎭物金洛元之文曰山野儀容菽粟氣味
言訥行敏動遵轍軌李淸河秉遠之文曰生詩禮之
庭薰襲如師弟質卞如朋友步亦步趍亦趍不問可
知觀於此數君子之言可知公爲如何地分也嗚呼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
足以行之又難此朱夫子之表程正思而重惜其不
及一試無年而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成就若公

之任道勇而用志專無媿於正息而其不終蒼命局於四十九年又如正思此余之所以慟惜不止爲鴒原私也於是歷記其平生顚末竊附端臨之義以待秉筆家之或垂憐而採擇焉

農廬集卷之八